

散文写作之我见

——散文的提炼

李淑娟

(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第十中学 河北 张家口 075100)

[摘要]王国维曾说过,散文是一种易守难攻的文体。的确,对我们普通人而言,确实不太容易驾驭。散文写作方法,众说纷纭,却又少有章法可循,那么,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写好一篇散文呢?本文将做简单的论述。

[关键词]散文写作;提炼

[DOI] 10.12252/j.issn.2096-6261.2021.03.1238

在成吨的矿砂中筛选有用的成分,谓之提炼;在大量的海水中提取微量的黄金,也谓之提炼。要提炼,就必定有所舍弃。但弃的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东西,如果没有大量被弃的,就不会获取有价值的精华。散文的提炼自然也不例外,它不仅要求本质地、艺术地表现那个人、那件事儿、那个场景或那个物件,而且还应以闪光的思想、诗意的感受,把零散的材料有机地串联起来,成为一件完整的读来韵味浓郁的艺术品。因此,散文的提炼,其关键全在一个字“缩”。

一、情思的浓缩。浓缩就是对于经验、感受的反复酝酿和冶炼

它不仅使作者在宇宙万象中有所妙悟,在复杂人世间领会真谛,在山水自然里发现个性,从而获得深奥的思想,超越的智慧;而且还将使作者的情感因思想理智的冶炼,而臻于深化和湛纯。如此,经过浓缩的情思,就会像化学元素“镭”一样,虽是一粒之微,却蕴藏着巨大的永久的力量。如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,作者通过“我”在夜间室外独步,写它独特的观察和感受,从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作者高洁的人格,脱俗的美学趣味以及他对人生的态度:厌倦一切卑俗的烦扰,只想寄身于一个安谧的世界中。因而,对于景物,多选择那些美的可爱的形象加以突现,自然舍弃了那些污浊的并不美好的东西,其实像“荷塘月色”这个命题,在描写上是可以有各种选择的。而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就是朱自清的,艺术形象的提炼是为表达他的思想情绪服务的。

二、材料的减缩

精湛的勤思必然要求精悍的文体;情思的浓缩将有助于材料的减缩。精粹的散文对剪裁的要求尤其严格。叶圣陶说过:“为了要表示出咱们所见到的一点东西,就得以此为中心,对材料加一番选择取舍的功夫,这种功夫如果做不到家,那么,虽然确有见地,也还不成一幅好画。”(《以画为喻》)对材料的提炼取舍,怎样才算“到家”呢?郑板桥《题画竹》曰“冗繁削尽留清瘦,画到生时是熟时。”我们在剪裁时,就应当像郑板桥画竹那样,将一切与主旨无关的冗繁,尽量删削,使文章主干分明,枝叶扶疏,具有一种清朗秀挺之美。但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文章,该写的似乎都写到了,该说的也都说了,看起来什么也不缺,但读起来总感到不得劲儿,要么是记叙中心情节没铺开,要么是读者要侧重了解的知识语焉不详。这些都是主次不分、重点不明的缘故。例如有篇作文题为《一次难忘的会面》,记得是作者的叔叔从台湾归来的事。文章先写得知叔叔欲归的消息,全家很激动;再写全家盼望、准备叔叔回来的情形;再写祖母对叔叔青少年时代的回忆;最后写叔叔回来,全家在机场迎接叔叔高高兴兴回家的场面。既然题目

叫“一次难忘的会面”,那么应该对会面人物的外貌、语言、行动、心理以及场面的激动、欢乐、作者的感想等做描写,才能切合题意,照上文那样写,显然不得要领。

三、文字的压缩

明代的袁宏道说“其繁也晦也乱也艰也,文之始也。其简也明也整也流丽痛快也,文之变也。”(《袁中郎全集》)这种由繁、晦、乱、艰,到简、明、整、流丽痛快的演变过程,是思想感情经过酝酿、冶炼而臻于深妙、湛淳并渗透于文字的过程。正像老舍所说,只要不是“泛泛地写出来”,而是“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”,其文字就“有骨有肉”,就能“一句是一句,结结实实,直截了当,一针见血”。所以说,文字的“压缩”,归根结底还是来自情思的“浓缩”。这种压缩的文字,绝不意味着单调和枯燥,而是体现着一种净化和纯熟之后的完美,它是深奥的明白,奇妙的平易,复杂的单纯,隽永的平淡。

但做到情思的“浓缩”,材料的“简缩”,文字的“压缩”,并使三者完美统一,散文自然精粹。然而,我们常常读到这样一些文章,不难看出其作者是想表现某种思想情感或宣传某种理念,但这种思想却是泛泛的,一般化的,因而无法很好地“溶解”生活,并把生活的乳汁提炼到醇浓的程度,这样写出来的散文,往往是罗列现象,缺乏本质的渗透力:是平面的,缺乏立体感;是呆板的,缺乏诗化的升华;是简单的结构方式,形不成多变而又浑然一体的篇章。出现这种情况,大多数因为不懂得提炼的重要。

我曾读到这样一篇文章,题目叫《春雨》,里面有一段对雨的描写,值得共赏:“夏天的雨,下的突然,干脆,利落。春天的雨不是这个样子,春天很有些韵味,云先在天空布满,布厚,锁住山头,沉沉地,寂寂地,就像在慢慢酿造雨水似的。等它酝酿成熟了,就嘶嘶地抽下细丝儿来,下着雾状的雨,雨如果愿意变大一点,它也是渐渐的加大的。这时起了小风将雨丝扯弯了,扯斜了,雨洒在竹子身上,沙沙沙,竹子就欢乐起来。雨落在人身上,没有了声响,凉凉的,痒痒的,带着几分诱惑,就像被一只软软的手抚摸着似的。如果说雨是手,那么春天的雨是温柔的女性的手,夏天的雨是带有些粗野的男性的手。如果说雨是诗,那么春天的雨属于婉约派,夏天的雨属于豪放派……”

这场雨下得何其趣致,真个是有韵味。像这样的精粹之美,谁又能不予以珍视呢?

参考文献

[1]赵青年.中学生散文写作教学之我见[J].吉林教育,2014(28):98.